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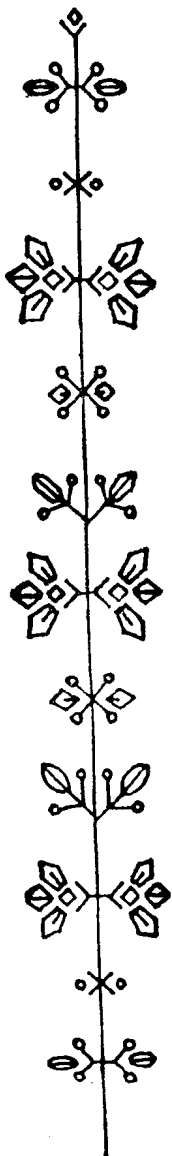
· 诗苑译林 ·

东方故事诗(上集)

异教徒·海盜

[英] 拜伦著 李锦秀译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东方故事诗(上集)

异教徒·海盗

[英]拜伦著 李锦秀译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东方故事诗(上集)

[英]拜伦著

李锦秀译

责任编辑：杨坚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8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5.625 插页：5

印数：1—1,930

ISBN 7—217—00476—4

平装：I·182 定价：2.45元

SIBN 7—217—00477—2

精装：I·183 定价：3.90元

湘人：88—13



拜伦像

目 录

“东方故事诗”与《异教徒》简介……………译者(1)

异教徒——“东方故事诗”之一

献给塞缪尔·罗杰斯先生……………(6)

广告……………(7)

异教徒……………(8)

海盗——“东方故事诗”之二

故事梗概……………译者(73)

献给托姆斯·穆尔先生……………(76)

海盗……………(80)

第一章……………(81)

第二章……………(109)

第三章……………(136)

《海盗》译后评介及附言……………译者(169)

“东方故事诗”与《异教徒》简介

·译者·

英国积极浪漫主义伟大诗人拜伦(1788—1824)在1813年到1816年间,连续写成了六部中篇叙事诗;后来,人们因这几部叙事诗都以东方故事(主要是近东故事)为题材而合称为“东方故事诗”(Oriental Tales)。按其出版时间顺序,“东方故事诗”书目如下:

1.《阿比徒斯的新娘》(The Bride of Abydos), 1813年11月29日首次出版;1214诗行,题献页上作者没有标上时间。

2.《异教徒》(The Giaour), 1813年12月27日首次出版;1334诗行,题献页上作者所标时间是1813年5月。

3.《海盗》(The Corsair), 1814年2月1日首次出版;1864诗行,献词末尾作者所标时间是1814年1月2日。

4.《莱拉》(Lara), 1814年出版;1272诗行,无题献页。有的资料说此书写于1814年8月。

5.《柯林斯的围攻》(The Siege of Corinth), 1816年出版;1069诗行,题献页上作者所标时间是1816年1月22日。

6.《巴里雪那》(Parisina), 1816年出版;585诗行,题献页上作者所标时间同上,也是1816年1月22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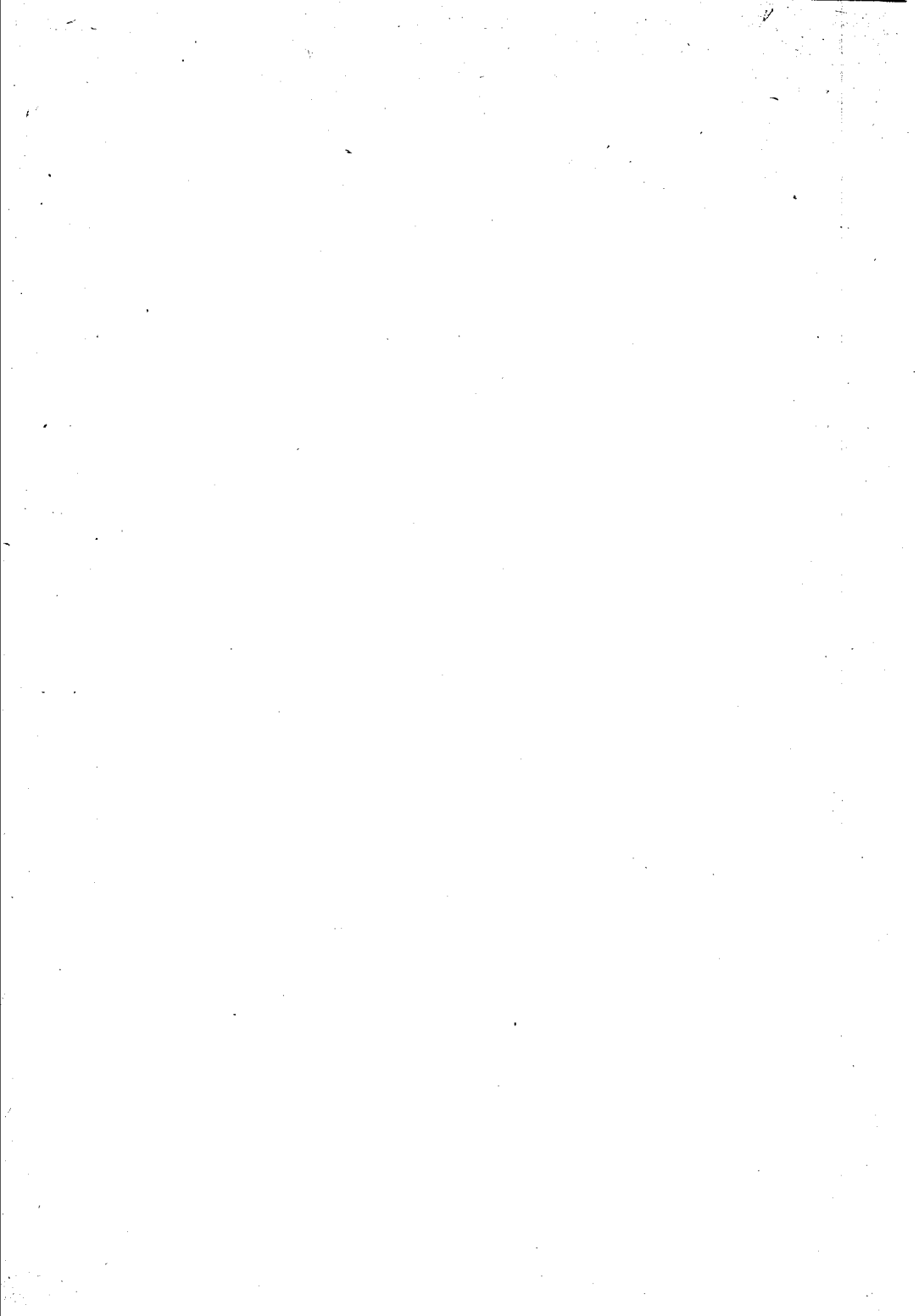
尽管《阿比徒斯的新娘》的出版略早于《异教徒》,人们历来把

《异教徒》看成是第一部“东方故事诗”，因此其本身可能具有某种特殊意义，值得读者认真阅读并与有关作品进行比较研究。这部故事诗有其感人的艺术魅力，但没有多少故事情节。故事的主线是一个异教徒（意大利的威尼斯人）和土耳其回教徒贵族哈桑的爱姬蕾拉相爱，事发后蕾拉被装进口袋扔进大海里，异教徒决心为她报仇而终于杀死哈桑，后来异教徒自己也殉情自杀。整个故事进展不连贯，夹杂着过多抒发感情与揭示某种哲理相结合的诗句，开头部分还带上诗人对希腊“哀其不幸、怒其不争”（鲁迅语）的一大段与故事关联不大的深情咏唱，因而给人结构松散的感觉。有的学者认为其结构特点是“浪漫主义的自由”（见叶利斯特拉托娃著《拜伦》译本第75页注二，上海译文出版社），但拜伦写“东方故事诗”时可以一夜写几百行（见陈嘉著英文本《英国文学史》第3卷第68页，商务印书馆），这样落纸如飞，“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”（苏轼语），虽曰天才，是否也势必使诗人无法顾及作品结构，难于在情节安排上精心琢磨？

《异教徒》的故事带有奇闻性质，情节虽简单却吸引人，并且有事实根据。拜伦对人说过，他在雅典时曾经援救一个女孩，这个女孩由于爱情不贞，按照土耳其人的风俗习惯（当时希腊在土耳其统治下），已经被缝进口袋，准备扔进大海。《异教徒》前附的《广告》以及最后一条“诗人原注”也提供了有关的说明。尽管如此，在阅读“东方故事诗”时，我们不能不注意时代背景，即一切故事的发生距今至少都将近两个世纪这一事实。同时，我们也应注意：拜伦在他的作品中对伊斯兰教（即回教）并不抱有恶意的偏见，他的某些愤懑情绪是针对土耳其贵族对希腊的压迫、奴役统治而发的。

异教徒

(“东方故事诗”之一)



异教徒^①

——土耳其故事片断

“命定往事，一番思忆——一腔悲情，
我们的欢乐与沉痛都罩上冷冷阴影——
人生再也无计使它变得更明或更暗，
欢乐已非舒心灵药——痛苦也针尖尽残。”

——穆尔^②

① 在回教徒用语中，“异教徒”指非回教徒，特别指基督教徒。

② 即汤姆斯·穆尔(Thomas Moore, 1779—1852)，爱尔兰诗人，拜伦知友。

献 给

塞缪尔·罗杰斯先生^①

作为赞美他天才，
尊敬他为人，
感谢他友道的
极其诚挚的微薄纪念品，
这部作品的署名是
他的感恩而又亲爱的仆人

拜 伦

1813年5月 伦敦

① Samuel Rogers(1763—1855)，英国诗人，拜伦知友。其诗作《杰奎林·林》(Jacqueline)于1814年与拜伦的“东方故事诗”之一《莱拉》(Lara)合集出版。

广 告

本书故事由许多不连续的片断构成，以东方发生的事件作基础。如今这类事件已不如以前那么常见，其原因或由于名媛贵妇比往昔更为谨慎，或由于基督教徒都比过去幸运，或不如过去那么富有冒险进取精神。这个故事，当它完整的时候，包含一个女奴的动人心魄的经历，她由于不贞，被人以穆斯林方式抛进大海，她的情人，一个威尼斯人，为她报了仇。那是在威尼斯共和国①领有七岛②、阿拿奥特人③从莫里亚④被击退后不久；而在这以前，阿拿奥特人紧接俄国侵犯莫里亚之后，有一段时期曾经蹂躏这个地区。由于劫掠密西特拉⑤的要求遭到拒绝，美因诺特人⑥背弃了威尼斯共和国，其结果是威尼斯共和国放弃进占密西特拉的大业，莫里亚也变得一片凄凉：在那段时期里暴行遍地，其残酷程度即使在信徒的历史记载中也是空前的。

① 威尼斯(Venice)在意大利东北部，濒临亚得里亚海。公元697年，市民联合建立威尼斯共和国。以后，它控制了意大利东北部广大地区与亚得里亚海，发展成为东方的贸易中心。十五世纪末开始，土耳其人与它在商业上进行激烈的竞争。

② 七岛(Seven Islands)，即爱奥尼亚群岛(Ionian Islands)，分布于希腊西部爱奥尼亚海中，主要由七个大岛构成；故名。

③ 阿拿奥特人(Arnauts)，阿尔巴尼亚境内的一个民族，有许多人给土耳其奥托曼帝国(约1288—1924)当雇佣兵；因此阿拿奥特人常指土耳其雇佣的阿尔巴尼亚士兵。

④ 莫里亚(Morea)，即希腊的伯罗奔尼撒(Peloponnesus)半岛。

⑤ 密西特拉(Misitra, Misithra或Mistra)，希腊斯巴达西北约五公里的一座古城，建于十三世纪。

⑥ 美因诺特人(Maino.es)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一个民族。

异教徒

没有一丝一毫的风吹裂击破——
那雅典人墓底下的滚滚水波，
悬崖上熠熠闪光的高耸墓碑^①，
最先迎来远帆的转舵返回，
他致力于拯救这块土地大功未成；
这般的英雄何日方能起死回生？

* * * * *

美好的国土啊！和蔼微笑的四季，
笼罩你天佑有福的大小岛屿，
从科伦那^②的凌云高处俯视，
那映上心头的景色使人悠然神驰，
寂寞孤独的心情也变得一片欣喜。
海洋的脸颊显露浅笑的漩涡，
映照出高低群峰的各色光波，
是笑声不断的海潮采来色调的深浅，
又冲刷这一片东方水波上的人间乐园。

① 诗人原注：它在岬角岩石群上耸立，有些人认为是雅典西米斯托克里斯(Themistocles)的墓碑。〔译者注：西米斯托克里斯(纪元前525?—460?)，雅典政治家、海军司令。〕

② 科伦那(Colonna)，希腊雅典东南延伸入海的一个岬角。

偶尔总有一阵微风疾速掠过，
吹碎蓝色水晶般的浩渺海波，
或许拂下树丛间花儿一朵，
阵阵清风啊多么令人心欢！
你唤醒了种种异香又加以播散。
就在那儿，玫瑰——夜莺^①的公主——
处处开放，在巉岩也在山谷；
为了佳人，夜莺鸣啭嚶嚶，
他唱出的千歌万曲声遏行云，
玫瑰听着恋人的绵绵情话绽放红晕，
百花园中的皇后，他的皇后——他的玫瑰，
没有大风把她压弯，没有冰雪使她冻萎，
远隔西方的年年寒冬，
季季蒙受和风的恩宠，
她回报自然惠赐的馥郁芬芳，
散发柔和无比的馨香归还天堂：
那含笑的天穹满怀谢意，
漫溢她美艳的光采与芳香的气息。
许许多多夏日花卉在那地方盛开，
处处都是浓荫，人们可在其中谈情说爱，
又有许许多多供人休息的洞穴，
如今却把海盗隐蔽，误认他们为宾客，
他们的小船在山底狭小海湾中藏匿，

① 诗人原注：夜莺对玫瑰的恋情在波斯语言中是人所熟知的。夜莺的外号之一是“故事说不完的布布尔”。（译者注：“布布尔”是波斯语，即夜莺。）

静待毫无敌意的船只驶过，准备袭击，
直等到听见快乐的水手弹奏吉他^①，
直等到看见黄昏的星光出现天涯，
他们才闷着桨声悄悄地划动小船，
靠着岸边山岩石壁的前遮后掩，
象夜间觅食的野兽扑上猎物，
水手的歌声顿时转化成呻吟与痛苦。
说来奇怪——就在自然乐意造就的城镇
(她似乎以此来取悦众神)，
就在她创设的人间天堂
(那儿有说不尽的美丽风光)，
人类却迷了心窍，偏爱痛苦，
意把这些地方毁成穷野荒漠，
畜生一般地践踏朵朵花卉；
花卉可从未增加人类的劳累，
也从不要人类双手去劳作，
在人间仙境里处处开放出美丽花朵，
她随春吐艳只为求人类开怀，
虽说是情意绵绵——却把人类宠坏！
说来奇怪——就在气象升平之地，
疯狂的感情偏偏放荡不羁，
情欲与掠夺无法无天，
美丽的土地笼罩黑暗。
看来似乎是群魔乱舞，

① 诗人原注：吉他是希腊水手在夜间常用于娱乐的乐器；在海风和铙、万籁俱寂时还常伴有歌声与舞蹈。

袭击一群天使并把他们制伏，
又似乎是从地狱里放出的魑魅魍魉，
如今个个高踞宝座，长住天堂，
景象本来是多么美好，多么赏心悦目，
破坏它的大小暴君真是可恨可恶！

他曾经俯伏在死者临终前身上，
他已经远走高飞仓惶奔他乡，
就在那昏天黑地、一切皆空的最初一日，
就在那危险威胁、痛苦折磨的最后一时，
(就在那腐烂伸开指掌抚摸死者躯体脸庞，
抹掉**国色天香**寓身其间的轮廓线条以前。)
腐烂也会玷污那天使般的温柔神情，
也会玷污在那儿躺着的无限幸福的**安静**，
还会玷污那神采尽失的静谧脸颊上——
虽已纹丝不动却仍娇美温柔的貌相。
唯有那哀伤笼罩、已经溘然紧闭的眼睛——
如今不再迷人，不再哭泣，不再充满激情，
唯有那冰冷、毫无变化的脸上神采——
犹如阴寒囚牢的冷漠无情^①拒人于千里之外，
使活着的伤心人注视时不胜惊悸，
似乎这一切能把死亡恶运向自己传递，
虽说他对死心怀恐惧，却也在考虑不已；

① 据诗人原注：“阴寒囚牢的冷漠无情”出于莎士比亚的《一报还一报》，
“是的，可是死了，到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去，长眠在阴寒的囚牢里发霉
腐烂……”(第三幕第一场)

不错，若非眼前这一切，就是这一切，
他在短瞬间，是的，在叛逆的某一小时，
仍会不相信暴主的强大权势，
多美，多平静，又多么柔和而风韵未变，
死神才能将之显示的空前绝后的容颜！①
海岸边的风貌就是如此啊，
这就是希腊，可不再是生存着的希腊！
可爱而冰冷，美丽而死气沉沉，
我们吃惊，那儿缺少的竟是灵魂。
她有着香消玉殒后的迷人魅力，
这魅力不太随死前的咽气消逝离去。
不过那带着可怕风韵的美，
以及紧随它进入坟墓的容颜气色，
那脸上表情的最后余辉，
它犹如笼罩着腐烂的金色神圣光环，
那感情在辞世前的光采——都永去不回！
这魅力是烈焰里溅出的火星，它或许降自天穹，
微微照亮了自己珍爱的土地，可再无温暖相送！

永世不朽的勇士的国土！
从无边的平原到高山的岩洞，

① 诗人原注：我深信极少读者有机会眼见我在这儿试图描写的事实，不过如果谁见过一个“灵魂离去”几小时或者刚只几小时的死人，他大都会对死人面容几无例外的独特的美保存着痛苦的记忆。值得注意的是在枪击受伤而暴死的情况下，不管受害者原来的精力与体魄如何，其表情总是毫无精神；在被刀剑刺杀死亡时，面容则一直保留着自己特有的表情或凶猛的样子，而心里始终抱着原先的想法。